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

口 13

2221

9

仁信
222/1
9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

八旧刊有六反第四十八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全錄

六反

四旧刊有六反

不近
何孟
有誤
同扇並余

原注何孟春云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至末陳明卿曰秦文善反覆推解而練局未大惟韓文能大賤虛名貴實行總以破學士輕法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

畏歟遠難降北之民也

降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士學道立方

同也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反

焦竑曰：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遊居厚養，卒食之民也。楚葉下卒百姓，注取也。荀子：「然唯飲食之見注愛欲也。」之與宋魯之間曰卒，此云卒食，無功而貪飲食之義。讀卒賈通見漢書景帝詔：「增卒子迪云：景帝後二年詔曰：吏以賈賂為市，漢書百姓侵卒萬民注：李奇曰：卒食苗根蟲必侵卒食民比之。蟬賊今按卒利猶謀利也。漢書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評林卒食之民飲食之民也。竊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出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劍見史記，暴傲之民也。增：傲古堯反，行也。險也。讀微同。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礪勇言刻意為勇也。兼人之勇力也。增：礪音斂，廣聚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詩：無拳無勇，傳方也。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為拳。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管子：礪石，石有稜者，韓詩外傳有礪仁音廉，增字云：正字通：礪，零年切音廉，石有稜也。管子：不赦者，瘞疽之礪石，今本法法篇不作，母礪作礪，又韓詩：邯鄲風北門傳：仁道者四礪，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評作

六民是

德仁者有礪仁者注：礪者言活賊匿姦當歿之民也。今從舊刊：謂朱家劇孟類，當謂其罪當歿，趙焦諸本作嘗，陳本作常。焦竑曰：嘗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歿也。讀：謂輕法不顧歿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讀：任譽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評：釋凡曰：兩弱並叙，只是。一段此文章妙處。赴險殉誠，焦竑曰：以身殉，而從曰殉，讀歿。節之民，戰守致歿為君，而世少之，以不足之意。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不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焦竑云：耕田而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樸陋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又作穀，韻會：穀又作穀，厚薄之稱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戇，閭重命畏事，陳本作即穀祿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怯，非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挫

總

賊遇原本遇作過今從旧明上之民也難三云子服而世

以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焉偽無益之民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文云云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而總上文云云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利謂百姓循私

害譽之世主墮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百姓循私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

富彊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荆公云貴虛名而不覈實行世

之毀譽既不足憑人主亦墮於俗而禮之賤之好惡相非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或曰愛矣之

誤又云愛字上脫不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訓今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大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山云憊疑痛誤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揚慎曰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原注無法而禁則

文必有却矣却間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卿曰

豈盡人然乎非子是不擇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子成長嫁之必有資

費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焦竑曰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三

四

五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仁惠是求人主之過於舊刊脫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舊刊作思謂論議思惟
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之治也審於法禁禁令以示之戒也法禁明著則官法井
章云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曲也則民用官井子章云民用句
當作治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效則功伐可立伐勲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舊刊至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危至矣其力盡而不望望此謂君不仁恩私臣不忠則不可
以霸王也此二句總結上而斷舊刊也作矣行不字右下治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曰懷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
大姦必知則備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大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舊刊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法而不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此廉耻
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舊刊作者十母今本誤作
品景同

同刊今作
陳明卿曰
秦文竟
覆非解而
練高未大
韓文竟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吏用威嚴而民聽有徒字嚴愛之策一作亦可

決矣唐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此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且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威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

不聽關猶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養子之道也多敗推愛也按原注推行也父薄愛教子多

善用嚴也威則法行而民畏用恩則法弛而民玩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彊以苦勞舊刊陳本批雖

犯舊刊犯作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言窮困則憂勤而衣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大饑歲荒一

作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喻仁言佚豫則急故法之為道前

苦而長利永佚仁之為道偷樂暫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舊刊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

恩學者之言皆曰輕法舊刊品景作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舊刊

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治不聞脫
又字

遷評為子
淵說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注刑重明
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奢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
眾非止為重罰者盜賊也而悍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寡又勸國受賞者
其利甘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

刑欲重罰
欲必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上之人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
刑者行著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重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加品景同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景焦茲曰民慕其利之大於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先聖有諺增諺當曰不躋於山
而躋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音畧例黃帝中机銘云予居民
上搖々恐々不至朝惕々恐々朝不至夕競々慄々日慎一日
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兢々業々

日慎一日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不覺於山而覺於垤封也蟻封卑小人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棄舊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字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溢美之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以設難

民者不可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則當而下恐上當

怨故天下大亂此字以為足其財用而舊刊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罰固已足

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然而輕刑民易猶之亂

利當用

利當用

也不大富諸本作家之愛子原注以治貨財足用舊刊

同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親愛之則不忍

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舊刊則肆於為非刑不嚴則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

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在猶為字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七

行之字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樂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增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為天子為字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道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竊則盲者不知可讀謂不皆默景林品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暗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則不肖者不聽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士健兒可分別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庸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奮辭謂過當太言也
也舊刊作虛奮增稱先占而無實者矣

八說舊刊有第

原注此篇說之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隱枉法曲親曲曲救之謂之有行重言寵交
謂之有俠有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游古音相近如觀
立強於世者謂之將俠按虞卿不重萬戶威福結私交以
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離世遁上遁謂
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益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及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一

旧刊和
也字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原注任人而使居勢位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惑恐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讀書務為其私則君
必敗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惑也以愚人之所信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讀書言務為其愚心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旧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旧注人
莫能測也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徵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九

三
評林後
間有
能字

上賤得言貴故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計功而行賞
姦人不敢欺程能而授事程品察端而觀失察人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賞也故愚者不得任事得字智者不敢欺欺上脫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大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大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鮑注立死若木之枯也增說
登山焚死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
負石而赴河注負石自沉於河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旧刊脫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四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之行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寡欲

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不能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談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一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字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陪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脩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摺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原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

五

方相鐵鉞不相稱適也注無鉞字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

纂文曰鐵有鉞施竹頭以鉞與之注無鉞字後漢曹節傳謝朓曰左傳距踰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百見

趣百是鳳卿按趙策狸首射侯狸首射侯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

也故侯不當彊努過發也鼃錯傳騶發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

干城距衝毛詩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

荀子論國是渠衝入尤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

案汜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也注隆衝以守注隆高也衝所以

尉繚子城上之備渠衝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二步一渠

渠立程丈三尺冠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

尺又云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狸者三尺夫長

葉五寸弟渠十丈一梯合而考之渠亦一物未詳其制又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管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距

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又費誓孔傳當築攻敵

壘距堙之屬秦族訓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堙穴伏索山璠云尉

齊策舉衝櫓注衝陷陳車正作輦不若堙穴伏索山璠云尉

而人眾者則築大堙以陳之公羊傳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堙之環城附於堙注堙土山也荀子作堙內伏

城上為三四井使聰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穴而迎

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又云具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鑪索索以牛皮鑪有兩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竈令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一

有挑鈔而推車者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曰注挑音堯屬

靈壽

鈔即推輪也上古摩屋而轉也山云爾雅屋小者鈔音遙莊子鈔鐸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鈔鐸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作鐸圓案秦策無把鈔推轉之勞注鈔芸苗器說文錢鈔也古田傳錢鈔也七遙天字與鈔同轉亦芸苗器說文錢鈔也古田器也莊子作鐸汜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轉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轉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舊注以蜃為推輪恐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舊注利衍古字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有難易有利害乃其常也立法

學一

不能盡美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歟傷者軍之乘原曰注乘謂其半也鳳云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歟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讀除謂針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益一作易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器固石不無心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勢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旧注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為然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評林引起人君施愛不如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彊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則民服計得則外無仇虜之禍兵強而不敗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安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有赦好子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小怨其上也
其憎者必起怨心安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書約而弟子辯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誓古三萬言班固

譏之曰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弥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鳳卿曰其哉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訟是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之長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左右寵幸

評林重下有字

之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忘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麒麟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御有上之君族注主門也

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義行理行也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

陳明卿曰作喻如說家常語此把捉也

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讀襲級循資格也官爵受功受授也言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

篇內多恠句諸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注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賞惡罰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元帝書揚三
字陳深所
見江表上
後人施之
文自顯

則權濟主上神賞罰下其則威分出田常為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留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政計事要肅法嚴律不得執者所愛所悅或曰心頭留一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聽臣言而不參則姦非真參聽也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臣得逞其志而執則君

之權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天則不非原曰注既高

鬼則不困原曰注既陰密誰能困之按困合勢行教嚴逆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死事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行故賞賢罰暴舉善一作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

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謂衆人不
可議曰天
曰鬼
取有光迂
本作因

例二
在正文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旧刊無右字下効此注有一日收智字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力不如任衆故智力敵而羣物勝言智力雖為匹敵一人不

其所勝也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言用智之弊下君盡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收衆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一聽即使臣之以

也令之公也如歲會計會之會按會猶統制也聽不一則後智也結君有所結約之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則事留自法會乃結也言會結臣所奏前後之言須當以

取讀言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決也一聽則毋墮聲之累讀其意取裁之也秦策注留不決也

聲言為臣所陷如夜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讀諷諷也言使

奏之言也衆皆知此言之出於某也故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笑如是則雖罰不敢怒矣其罪著故也

籍讀言羣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得從說必有策籍

成敗有微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謀規

也君人者合符結即上會猶不親言不躬親為之而況於力乎也

事智猶不親言智之事至而結智曰事發而驗可見而況於懸乎讀

智之不緣事者故非用人也作其不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言聽

責其用故專責任其人而不使羣臣如懸斷之懸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其言而

則下盡讀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八 十六

下盡則臣上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讀不因君言臣不得
合符節者至逸也猶命近臣况勞力乎此為下句喻耳事役
也用也所謂有智而不以慮也况懸我智以示臣乎非用人
言雷同而稱譽之者是多黨也取
多黨者則必為所欺雖怒莫及也

右主道一曰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者字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所在也解老得失之地姦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得厭史記田蚡侍
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列子子姓兄弟弟旧刊作大臣顯賢原旧
有可使求馬者乎注種姓也兄弟旧刊作大臣顯賢原旧
母君幼称制后姬倚寵相害子姓則疆廢逼兄弟則公子擅
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讀顯如顯學之顯注
強慶言慶子之強者詭使簡上而不任吏責臣主母不放
求見者世謂之賢賢者顯名而居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增放肆也

原旧注不令權籍籍下文之外不失兄弟不侵原旧注權
廢子貳嫡

下不二門大臣不擁得原旧注不令一門專制則不禁賞必
也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臣原旧注外
皆畏增四隣大國君所畏者為借其

威也讀所畏言大臣為眾所畏者也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此亂臣之所因也因緣以外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腰重帑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職或足餌重帑之利也增戰國之時多借外國之請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有罪則特重罰之
戮及親戚妻子如見則人懼而不敢借外交也俱罪官吏有

罪則并為之請謁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責官也帑妻子
也人所愛重上微羈旅僑士重帑在外殷紀子則帑僂汝左

傳送其帑于晉注妻子也又趙策宮室小而帑不眾注帑金

幣所藏吳注幣帑幣帑則外不籍矣籍亦爵祿循功請者俱罪所
通詩經子孫也則內不因矣內臣無所因也外不籍內不因則死
有罪也則內不因矣左傳文定為外為盜內為寃官襲節而進襲節循以全
塞矣大任智也州部卒伍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
讀質以親戚曰鎮鎮定其志也曰固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
妻子為質也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或眩重幣而枉法此參伍之所必
用也管子明三本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故國父母墳墓所
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
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注人既變本而賢者止於質讀賢
哀墳墓則其心固也評林固堅其節也賢者止於質讀賢
仁故為其貪饕化於鎮評林貪饕者得爵祿則姦邪窮於固
拘故曰止貪饕化於鎮遂其欲故曰化於鎮姦邪窮於固
恣不制則下失下乃有所失也小不除則大誅讀言小奸
不除必至

大誅也名實當則徑之讀徑直遂也生害事次傷名則行飲食
讀姦人有不殺則妨事殺之則妨名者不然而與其讐則字
則行醢毒而竊殺之故諱而云飲食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
看讀言若不醢之也則使其仇殺之也此謂除陰姦也讀言不當顯戮之姦人從
林附蓄奸邪緊曰詭曰易舊刊作緊曰詭詭曰易讀緊於易
者自消也緊曰詭曰易詭言變詭下事以欺上也易言
更易上令以欺下也增行毒見功而賞陳本評林前誤見罪
詭殺曰詭易術與仇曰易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
播也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讀言四隣敵國僂辱之人
近習曰狎賊謂宦者評林左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
罪而不發曰增亂罪之人則亂曰益增也其患微幸妄舉之
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臣交爭權威後必有起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也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此下辨防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遠遠之則不憎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及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資籍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內外一節眩目無主也言臣為君憎則勢外交以震眩其君而其愛者亦事權貴而竊行其毒如毒藥之由中發也評林此正謂起亂也

右起亂

舊刊無右字旧注曰乱起楊慎曰指畫乱形千古若鏡文之奇警乃掩長沙之涕

陳子淵曰
有術在
不條顛倒
雜出欲以
得人之情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評林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讀行參之其謀而撥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增度行參伍之術以謀多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行參必折黨者以責有失者折折誤也分散揆伍必怒不折則濟上不怒則相和讀言沮折使不敢羣下相怒也怒言折之微足以知多寡足訓可原本作多誤增黨多也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怒之前不及其眾起乱不除則大誅故誅之在前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而賞與旧刊有也字陳誅罰而罪同上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眾殊者言會眾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揆謀不測如天如事物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人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澤手澤之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執見以得非常當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職以使之所以使近臣各有其所發也遠使遣使遠方則喻以賞罰重大而懼之也增遠使如字言遠舉往以悉其前即臣縣吏之屬喻之令戒懼不黨權臣也

通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讀疏置置握明以問所聞言握明詭使以絕黷泄增泄慢也荀子橋池者人之絕其外泄之志知明詭使以絕黷泄增泄慢也荀子橋池者人之絕其外泄之志

同倒言以嘗所疑論及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儲上倒言及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綱獨為也增言設開言路以為我行之法言以逆探之

求敢為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讀明說明喻禍福也過禍也避早適以觀直諫順適從人之言以觀進言者或直或諂

宣聞以通未見讀言不壅所聞以通隱微言者或直或諂

通未見之士鳳卿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一以警衆先為聲聞警不知者

心則衆人懼讀為深刻專一非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黨者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固知罪辟罪其姦謀

以止威而避之不敢為威陰使時循以省衷增以時循漸察其隱情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罪則不可用威但當陰計行使也時循漸更皆陰使也時々因循以察

其廷臣廷臣約約源約謂相要其官屬增索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之人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更則上下不通比也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行介辟吏左右宮媛也其

上即相室廷臣兵士遣使縣吏郎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之道詳林二十六術取臣之道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不行

右立道

孫鑛曰此篇搜畫用術之事

五明主其務在周容

其猶也

是以喜見

原注見謂

則德償

讀多所貸

也按他臣賈以為己德

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

王當作主

隔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

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

原注以彼

之十得吾之一

明主兼行上下

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難測故曰上道

讀屬上句說言宮中縣外如隣

謂過賞失過誅

讀請謂行則

有過賞失過誅

有過賞失誤

不察則有過誅增并子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

上下交是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利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必聞矣

名

生也

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

言不督

字法

乎用

督責用

則邪說當

上

當蔽

言之為物也

以多信不然之物

謂理外

十人云然白

也

人然乎

原注

千人不可解也

愚者信千人之言

咄者言之疑

不可為解其惑也

辨者言之信

辨者言之信

李攀龍曰亦

姦之食上也

食猶

取資乎衆藉信

月蝕

乎辨而以類飾其私

也

舊刊養作資讀言人主當忍怒而徐待他言

有道之主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

其賞罰

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也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

其賞罰

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也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

其賞罰

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也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

評作資

孝泉祖此

種下文不當
主怒之怒或
曰常作怒

讀欲售
計改發說
非

不留朝言放逐辦士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或收守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衆端之端窮故茲得
下恐脫祿字而誇窮端極也言窮極其端緒也
而怒讀言其怒既見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猶報政之報効也當則賞之不當則罰之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茲博論以內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茲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信已怒則察其所構讀已我也言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所欲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臣論或喜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或公或私皆可得其微也罪原注難陳衆說以待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君之自擇欲以避罪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讀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諫諫言持兩
以諫也兩諫猶必任其一語作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察故茲
不得况衆諫乎無道進矣道由
迂評行作施

右聽法

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

評林法今不立故法之息也上聞也讀

官之權重由無法也

上聞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奉重無前則微多微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旧注能任

賢於官原旧注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上
迂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賞也按并賞舉任之人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公選舉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俸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讀官與爵別延有司之類官之重也相及任事者毋重言執政大臣也勢無權勢也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賂無求賄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刑不當罪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所云六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誹同五蠹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得賞然後有榮名也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

楊升庵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

謂行義仁義也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治聽

二句一民以制

制為上所繫也畏上而上以勢卑下卑卑故下肆狼

觸狼狼舊作狠諸本作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

評林行法令自慈仁故下明

愛施而務賕紋之政

原曰注務為貨賕今按當作賕給言臣

救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王威行賕紋以疑法

秦大饑應

死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

功受賞是亂之道也與此相發

為不故君輕乎位

君失威也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言無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名所生
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不以顯焉名不
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
沮名號賞罰法令法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
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

右主威

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
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
串八寶織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橫簾會二處若非此
八篇則其也但其用字用句顧崎嶇謠怪不可為後學
依據耳原注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為無常
之國後扇為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九

舊刊有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五蠹

舊刊有第
四十九字

原注楊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
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
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
其至此也若其文之雅奇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通扁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各目來楊升庵外
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
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
而多波肆而藏骨故論奇又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
說難孤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
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五蠹

原李光揚
曰三字

上古之世也太古人民以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虺屬

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林評

合木而架之以爲棲身之巢使羣害皆不得而相侵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

氏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榘蠡兮注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

下號曰民食果下號曰民食果故傳總之楚越之地果曰越音則果切按貨

足地理志隋作窠以此推彼窠並金作越正義注誤修務

訓古者民茹草飲水樹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

害之蚌蛤又選注引此腥臊惡臭蛤蚶也腥豕而有血臊乾

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而傷害腹胃民以腸胃爲根本民

臭也臭既敗而味臭也多疾病有以上選注引脫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

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燠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准上文曰

燧人氏選注脫而民悅中占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迄

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當作禹於當今之世者必爲

新聖笑矣新聖後來之聖人鳳卿曰天叙天秩之謂道制度

可知知天叙天秩萬世之則聖人相因不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能變革非子矣謂事曰道可謂誤矣世之事因爲之備

扶世急也不法常行常之行也論當世之事因爲之備

隨事爲備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耕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評林修古
猶上言也
修長人也

墨子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臘而遺
 以水飲風俗通引此相遺以水作買水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
 臘臘又曰臘字曰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春正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臘五日注如淳云音樓漢儀云立秋臘臘伏臘曰音劉
 劉殺也蘇林云祭名獵虎屬常以立秋獵臘臘伏臘曰音劉
 中立秋之日自郊祭畢始揚武武官隸兵習戰陳之儀斬牲
 之禮曰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買原注澤者苦水故饑
 歲之春幼弟不饗原注幼弟可饗之也穰歲之秋饗舊刊作疏客必
 食疏遠之客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客訪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
 入非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

子非高山勢薄也重爭土橐橐旅行齎資也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答客難時異事
 太宗諱世民也按世作時唐人避古者太王當作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犬馬珠玉也徐偃王徐偃王古
 今人表作徐偃王荀子注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焉
 由此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三十一國修勢訓劉氏外紀皆同史
 記周穆王滅之古史考辨其誤淮南子云楚莊王亦誤
 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漢書

物本中作

中說

世異則事異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苑云其所以不服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禹將伐之舜
以不服也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書曰舞干羽於兩階共工之戰右堯舉兵而誅共
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
注未詳又秦策載之注此游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
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
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氏傳太昊氏沒傲亂
天常竊保冀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
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勾龍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
工生噎鳴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帝先帝生玄氏玄氏
氏乞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官則豈是欽鐵
鈗距者及乎敵矢及君衣及至也八說注鈗鎡鎡甲不堅者
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鎡鎡中古以革非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
爭於氣力三句說破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
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此言之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故偃王仁義而徐
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
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也
猶無轡策而批本而御驛馬言不可制也說文驛突也正
此不知之患也急發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視舊刊作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舉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平甸人公素服聞不舉為之變死刑之報論曰張湯傳君為流涕

所舉先王也禮舉稱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節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舊刊無二字批下文父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父資其嚴君舊刊無雖厚愛矣字奚遽不亂如荀子豈

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二柄篇曰注效顯非恐脫以為治也林

効古之行也迂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法令法勝仁也且民者固服

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明顯著也批本且民者固服

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

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

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

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也顧友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君人

之勢不得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六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而務行仁義則可以
王是求人王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
即義通則此必不得之數也然言必不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夫以父
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顯學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
其脛毛三字衍鳳卿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讀言以公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為善也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聽
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樓季魏文侯之弟

也峭作峭同索隱峻也千仞之山跛牂讀羊也增裴注特羊
高也評林峻峭險阻也易牧者夷也夷平也山云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
夫世之陵遲亦久焉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
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猶舍也說山
汗泥之中雖鑠金百鎰案索隱鑠美也凌雅陰云新鎰之金圓
說文鑠治金也賈逵國語注鑠銷也說文銷鑠金也案金經
鍊鑠則益精好猶孟子兼金注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國
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樂盜跖不掇注周南毛傳掇拾原
汁圖微鑠金為鐘與此義異盜跖不掇注周南毛傳掇拾原
而不掇言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字或云手不掇百
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故明主

諸本脫明字今從只彙補之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助賞之所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以舊刊無本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以其耕作也賞之力作者而以其家業也家官卑讀曰仕官其不収也言不見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収用也隱逸之士太公望斬華士今却赦彼以游民藉口以其犯禁也許崇笑傲山澤是似高其避世之能也毀譽賞罰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劇孟赦而不斬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弟兄弟兄舊刊作被侵必攻者原曰注也謂之知友被辱知識交隨仇者貞也貞人主尊貞貞人主尊貞貞人主尊貞

果脫被

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程當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其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其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有而字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作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

又其意謂
制字說起
乃無中生
有妙矣

公音開朕
皆公為公
增儀氏筆
乘引鄭義
際六書略
韓子自自
營發三
十三字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有直躬莊子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

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呂氏春秋當務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謂告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奉君之法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囚曰報讀聞其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下莊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而加之上以是觀之夫父之

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

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總收上二段而而人主兼舉

匹夫之行舉稱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言不可古者蒼

頡之作書也呂氏春秋蒼頡作書本經訓注蒼頡始視鳥迹

者一也注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同文舉要公別作已

黃帝史官非古本環作營讀私古文作八八皆也○說文公公平分也从

八从八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自營為公音私公非自營之

義也公於象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

營之公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案環私見

人主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小

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

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文學習則為明師為

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

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則國必亂王必

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同刊無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厲同吳注利兵也而美薦紳之飾富國

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

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舉儒俠戰

國遊俠風太盛太史公亟稱之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

服事者簡其業謂軍事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

言人之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

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梁

之美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寒者易爲衣也茅夫治世

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知作上

婦所明知者不用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

友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

不欺之士舊刊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

士也不欺之術謂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不爲羣臣所欺也布衣相與

交無富貴舊刊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

明術之所燭也照也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弒逆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待恐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

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謂官多而人不足官則治者寡

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也一專固術也固守術

案同恐當作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陳本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理之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璠云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舊刊責作貴是以天下之衆

其談言著字論欠文山云談言可証務為只彙為辨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舉稱引也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山云歸

聘也鳳卿案致祿退隱也而兵不免於弱此五字無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齊策可為

注管仲商鞅商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孫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彼甲者少也舊刊披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

無用故民盡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為也言人皆不務耕戰而以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評林後流禍李斯而無私劍之捍舊刊捍外未誤荀

日捍以軌首或曰恐為勇是山云恐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悍通以軌首脫敵字為勇是山云恐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新刊韓非子解話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彊
舊刊作豐通用隙也增韓策今彊國將有帝王之豐阮瑀代曹公書固執燕王淮南之豐也超五帝侔三
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稱惡當作構怨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從則有仇讐之患而
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舊刊作強以攻彊也蘇秦合六國以攻秦類
而衡者事一彊以攻衆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圖請降效壘印壘也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鳳卿按居
下國地
金則合不
必改

效壘則名卑地削則國削舊刊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人為
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
而伐大則失天下六國也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
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惡多未必
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
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說客曰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人臣
以利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
之行於其字舊刊有字誤聽說舊刊有字誤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則

崔說誤

而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贈繳之說而傲倖其
 後讀言虛言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於舊刊作平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
 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實下五十字霍云當作大可以王小
 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疆則當作能
 攻人者也當有而字治則不可攻也治疆不可責於外舊刊
 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也則不
 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疆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言所資者大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平關攻
 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
 周民遂東亡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汲冢古文魏惠成王如衛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
 死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恐脫於堅城之下淮南侯傳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注頓弊之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注壞也管子頓戟一
 戟頓與鈍同賈誼傳芒又不頓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
 弊世家頓又接兵正義頓又築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裁計
 墨壁也山云頓與屯舍之屯同非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言

當作商
卑工寡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舊刊迂評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
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讀云：有缺趣本務而外末評林：彙國作外作：趣誤。今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
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可得以買官，則不卑矣。茲貨財賈舊刊作：茲，得財於市，
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出舉取足，倍農耕之利。一云：倍，而
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士，言戰士
也。高價之民，言買爵者也。高當作商。廣絕交是故亂國之俗，
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之民。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之道，籍仁義。盛容服而
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舊刊：二人主之心，作貳。其言古者爲
當作偽。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一曰：外字句。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撻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人罪

者也五官各有橫曰五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涕靡

之財評林謂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

曰至此說出五蠹名目楊升菴曰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友言總

顯學

韓文所刊有第五十字顯學士之積學而有功也

原法真說江浦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

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習襟開闊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虛談不可用○張榜曰極其豁達從橫不可控揣○孫鑛曰陡折轉絕有力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之極也謂造詣孔丘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自孔子之歿也源遠

蓋有子張之儒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按有子思之儒藝

志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有顏氏之儒顏有孟氏之儒

為魯繆公師或曰子思原憲字有漆雕氏之儒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附一獮名軻鄒人子思有仲梁氏之儒

篇孔子弟子漆雕開有仲梁氏之儒諸本作仲良今從陳本

正子孔察聞恐孟子弟子五車韻瑞引此作仲弓即冉有孫

氏之儒弟恐脫公字藝文志公孫尼子一曰恐公孫丑也或曰

刊本陶淵明
集載甚多
一本有道之
歸作以道自

指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
樂正子孟子弟子古
自墨子之歟也

有相里氏之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有相夫氏

之墨
作祖夫鳳卿曰合作胡非氏以形似誤
有鄧陵氏之

墨故孔墨之後儒今為八墨離為三
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

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簞門圭竇簞牖繩樞

併日而食有道之儒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

讓如慢小讓如傷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調

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

枝於衆此宋研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躋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皆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忤之粹相應此苦

獲已齒鄧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陵子之墨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陳本評林無後字旧刊有評
孔子墨

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空談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誠猶真也言空談
殷周七百餘歲

恐當作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山璠云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
古學湮滅無所參考憑信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不能籌度而信用之而取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
無參驗
愚誣之學雜作
舊刊友之行讀或半法堯舜半雜

下文
明主弗受也
不聽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

棺三寸服喪
太平御覽作
三月世主
旧刊評林脫
以為儉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六

通當作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儒者破家而葬債子

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据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

哀痛之極形存骨立也世王以為孝而禮之禮者寵而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戾侈儉俱在

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增不色撓顏色

逃趙岐云人刺其目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

反而曲則雖賤人尚懼避之若夫自反而不曲則雖尊貴無

所憚也增臧獲奴婢賤稱七命違也陸沉注孔安國尚書傳

曰違避也孟子北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又云曾子

謂子讓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縮雖十

萬人吾往矣世王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當

作說和以取不隨仇評林云不念旧惡也鳳卿按謂不追隨

隨不羞囹圄林哀恤監禁之人非見侮不辱莊子宋榮子猶

然笑之圓云荀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

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不辱則不鬪矣注宋鉞宋

人鉞音刑又胡令反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口莖反漢志宋

子十八篇班固云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莊子說宋子

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又子曰見侮不辱見侮不辱禁暴

息其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

也世王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廉為長則專恕者為非必以

而人主兼禮之謬矣故諸子橫議今寬廣怨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舊刊學作辭据雜反之辭爭評林

爭道而馳之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

今按爭競也

常議舊刊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冰炭見家語致思寒暑不兼時而

至荀子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注言

使同者異異者同也或曰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安得無

亂乎言人主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

矣聽言既不能辨其是非而措之治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今夫與人相

善也牛子章云善等之誤讀就無豐年愛入之利而獨以完

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所不

非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情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

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墮陳深曰設侈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

是棄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評林危不處軍旅評林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楊子取我拔其毛而利天下

世王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主貴其智能避危難

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

易民死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祿以募民死也增案詭使大陳

也下效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

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也字世

字下起
脫字

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舊刊作明古通讀言勵立
節操參以名譽不為人所執操不侵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劍有怨報之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大斬首之勞不賞而家
闔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闢舊刊母無不可得
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曹勇敢之士也○總結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曹之士養下用下
並無者字○此四句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

官而用其身舊刊官而作而官評林其言之當理而若非其
言空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讀幾察也察諸幾微如關譏不征也
與處久今與舊刊補久字而行小稱其貌家語子羽有君
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也蓋傳聞誤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而
文章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邑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也
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史記孟卯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二

五萬於長平旧刊平作羊誤趙用趙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二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絕書薛燭曰夫寶

呂氏春秋相劍者區冶不能以必劍能必成讀歐冶冶增

論劍色黃白堅物區冶不能以必劍能必成讀歐冶冶增

趙人善冶劍工也區音謳字又作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命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下將越有歐冶斷駒

馬趙策吳王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獲秦傳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山則臧獲不疑鈍利言劍之利鈍問恐

云又見韓策荀子強國則臧獲不疑鈍利言劍之利鈍問恐

脫於字下發齒吻形容上有相字鳳卿按形上忠脫察字上

下文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觀其末塗讀末塗謂馬疲之時則臧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御覽引無發字伯樂不能以必馬必馬謂必火授車就駕而

此脫而字餘微

此脫而字餘微

同刊下作

官南謂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

家人禍知而不知禍禍知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庸入貢而臣評林言

以服必為關內之侯必為關內之侯魏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

內而萬乘之王秦策韓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評林

足以服人必魏策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

妾身執禽而隨諸卿鮑注禽鳥小贊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圓

贊秦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也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格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而慈母

有敗子增呂子家慈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吾以此知威勢

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恩不如威之喻陳深

世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什字見孟子奉吾之用人不

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

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迂評喻民不自雖有不恃隱括

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卿曰上有字恐曰良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評林賞罰不用而明王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謂偶然也而行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增為空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深曰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增句謂疑說誤則是論也增言說之而不能如其言也言以性命之說相論耳無益于事必論性命陳本脫十三字增謂此夫論性也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人字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如脂粉則模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謂成功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旧刊作千秋下同若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讀聒誤增說文聒謹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賞罰法度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說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讀邪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增剔為

迂評脫益

迂評別

此喻民智

迂評上
有人字

髮音替剃髮也。不剃髮則氣結故不擗瘞則寢益。原注謂致腹痛原注首病不治則如痛必不擗瘞則寢益。原注謂而潰之披頭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益。注瘞瘞通韓非顯學篇嬰兒不別頭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益。注瘞瘞通韓非顯學篇嬰兒當擗別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案諸韻書日本皆不載獨正韻賤補入屋陌逸字謂癰則有逼栢二音未詳考擗擗即俗副字韓子雖加手改作擗不必信從。○吳任臣云擗數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增擗注作擗或古字通周禮鬻辜注謂披磔牲也注威恐滅誤字云披擗倒關君長云披一作破字典引此注云瘞瘞也當擗剔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案漸滋也別首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別首擗瘞者小苦而去疾除害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

所以禽虜也。禽禽通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舊刊作知聖哲通明也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尾石。原注欲以擊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民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井有伍與吾其與之山曰此論又見呂氏樂成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孫鑛曰不尚儒兩意俱有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々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喻中有譬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顯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今六截。亦是
冰到渠成。未是篇注。
景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